

六一居士詩話
司馬溫公詩話
貢父詩話

後山居士詩話
臨漢隱居詩話





世一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後山居士詩話

陳師道撰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百
川學海及稗海津逮秘
書皆收有此書百川宋
本故據以排印

後山居士詩話

宋 陳師道撰

王師圍金陵。唐使徐鉉來。鉉伐其能。欲以口舌解圍。謂太祖不文。盛稱其主博學多藝。有聖人之能。使誦其詩。曰：秋月之篇。天下傳誦之。其句云：太祖大笑曰：寒士語爾。吾不道也。鉉內不服。謂大言無實。可窮也。以請。殿上驚懼相目。太祖曰：微時自秦中歸。道華下。醉臥田間。覺而月出。有句曰：未離海底千山黑。纔到天中萬國明。鉉大驚。殿上稱壽。

孟嘉落帽。前世以爲勝絕。杜子美九日詩云：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爲正冠。其文雅曠達。不減昔人。謂詩非力學可致。正須胷中度世耳。

望夫石。在處有之。古今詩人。共用一律。唯夢得云：望來已是幾千歲。只似當年初望時。語雖拙而意工。黃叔度。魯直之弟也。以願況爲第一。云山頭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語意皆工。江南有望夫石。每過其下。不風卽雨。疑況得句處也。

歐陽永叔不好杜詩。蘇子瞻不好司馬史記。余每與黃魯直恠嘆以爲異事。

費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宮。後主嬖之。號花葉夫人。効王建作宮詞百首。國亡。入備後宮。太祖聞之。召使陳詩。誦其國亡詩云：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箇是男兒。太祖悅。蓋蜀兵十四萬。而王師數萬爾。

韓退之南食詩云。麤實如惠文。山海經云。麤如惠文。惠文。秦冠也。蟻相粘如山。蟻。杜鵑也。

白樂天云。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又云。歸來未放笙歌散。寶戟門前蠟燭紅。非富貴語。看人富貴者也。楊蟠金山詩云。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王平甫云。莊宅牙人語也。解量四至。吳僧錢塘白塔院詩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余謂分界。壤子語也。

黃魯直云。杜之詩法。出審言。句法出庾信。但過之耳。杜之詩法。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爲詩。杜以詩爲文。故不工耳。

黃魯直謂白樂天。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不如杜子美云。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也。孟浩然云。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不如九僧云。雲間下蔡邑。林際春申君也。蘇子瞻曰。子美之詩。退之之文。魯公之書。皆集大成者也。學詩當以子美爲師。有規矩。故可學。退之於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爾。淵明不爲詩。寫其胸中之妙爾。學杜不成。不失爲工。無韓之才。與陶之妙。而學其詩。終爲樂天爾。

退之詩云。長安衆富兒。盤饌羅羶葷。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而老有二妓。號絳桃。柳枝。故張文昌云。爲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也。又爲季于志。鉞當世名貴。服金石藥。欲生而死者數輩。著之石藏之地下。豈爲一世戒邪。而竟以藥死。故白傳云。退之服硫黃。一病竟不痊也。荆公詩云。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而公文體數變。莫年詩益苦。故知言不可不慎也。

子美懷薛據云。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省署開文苑。滄浪憶釣翁。據之詩也。

王摩詰云。九天宮殿開闔闔。萬國衣冠拜冕旒。子美取作五字云。闔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而語益工。楊大年傀儡詩云。鮑老當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當。若教鮑老當筵舞。轉更郎當舞袖長。語俚而意切。相傳以爲笑。

吳越後王來朝。太祖爲置宴。出內妓彈琵琶。王獻詞曰。金鳳欲飛遣掣搦。情脉脉。看卽玉樓雲雨隔。太祖起拊其背曰。誓不殺錢王。

武人出慶宮。色最後庭。裕陵得之。會教坊獻新聲。爲作詞。號瑤臺第一層。

宋玉爲高唐賦。載巫山神過楚襄王。蓋有所諷也。而文士多効之者。又爲傳記以實之。而天地百神。舉無免者。余謂欲界諸天。常有配偶。其無偶者。則無欲者也。唐人記后土事。以譏武后爾。

黃詩韓文。有意故有工。老杜則無工矣。然學者先黃韓。不由黃韓而爲老杜。則失之拙易矣。

永叔謂爲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也。

余以古文爲三等。周爲上。七國次之。漢爲下。周之文雅。七國之文壯偉。其失聘。漢之文華贍。其失緩。東漢而下。無取焉。

陳繹批答曾魯公表云。爰露乞骸之請。黃裳爲會侍讀制曰。備員勸講。乞骸備員。乃表語。非詔語也。曾魯公謂人曰。使布何所道。

詩欲其好。則不能好矣。王介甫以工。蘇子瞻以新。黃魯直以奇。而子美之詩。奇常工易新陳。真不好也。

熙寧初。有人自常調上書。迎合宰相意。遂承御史。蘇長公戲之曰。有甚意頭求富貴。沒些巴鼻。便姦邪。有甚意頭。沒些巴鼻。皆俗語也。

某公用事。排斥端士。矯飾僞行。范蜀公詠僧房假山曰。條忽平爲險。分明假奪真。蓋刺之也。

魯直謂荆公之詩。莫年方妙。然格高而體下。如云。似聞青秧底。復作龜兆坼。乃前人所未道。又云。扶輿度陽箴。窈窕一川花。雖前人亦未易道也。然學二謝。失於巧爾。

蘇詩始學劉禹錫。故多怨刺。學不可不慎也。晚學太白。至其得意。則似之矣。然失於粗。以其得之易也。王荆公莫年喜爲集句。唐人號爲四體。黃魯直謂正堪一笑爾。司馬溫公爲定武從事。同幕私幸營妓。而公諱之。嘗會僧廬。公往迫之。使妓踰牆而去。度不可隱。乃具道。公戲之曰。年去年來來去忙。暫偷閑臥老僧牀。驚回一覺游仙夢。又逐流鶯過短牆。又杭之舉子中老榜第。其子以緋讓之。客賀之曰。應是窮通自有時。人生七十古來稀。如今始覺爲儒貴。不着荷衣便着緋。壽之醫者。老婆少婦或嘲之曰。假他門戶傍他牆。年去年來來去忙。採得百花成蜜後。爲他人作嫁衣裳。真可笑也。

熙寧初。外學置官師。職簡地親。多在幕席。徐有學官喜諛語。同府苦之。詠蠅以刺之曰。衣服有時遭點染。杯盤無日不追隨。

唐人不學杜詩。惟唐彥謙與今黃亞夫。謝師厚初學之魯直黃之子。謝之婿也。其於二父。猶子美之於審言也。然過於出奇。不如杜之遇物而奇也。三江五湖。平漫千里。因風石而奇爾。

謝師厚廢居於鄧王左丞存其妹婿也奉使荆湖枉道過之夜至其家師厚有詩云倒着衣裳迎戶外盡呼兒女拜燈前

世稱杜牧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爲警絕而子美才用一句語益工曰千崖秋氣高也

魯直有癡弟奇漆琴而不御蟲蝨入焉魯直嘲之曰龍池生壁蝨而未有對魯直之兄大臨且見床下以溺器畜生魚問知其弟也大呼曰我有對矣乃虎子養溪魚也

歐陽公謫永陽聞其倅杜彬善琵琶酒間請之杜正色盛氣而謝不能公亦不復強也後杜置酒數行遽起還內微聞絲聲且作且止而漸近久之抱器而出手不絕彈盡莫而罷公喜甚過所望也故公詩云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自從彬死世莫傳皮絃世未有也

尚書郎張先善著詞有云雲破月來花弄影簾幕卷花影墮輕絮無影世稱誦之張三影王介甫謂雲破月來花弄影不如李冠蒙朧澹月雲來去也冠齊人爲六州歌頭道劉項事慷慨雄偉劉潛大俠也喜誦之

往時青幕之子婦妓也善爲詩詞同府以詞挑之妓答曰清詞麗句永叔子瞻曾獨步似恁文章寫得出來當甚強

黃詞云斷送一生唯有破除萬事無過蓋韓詩有云斷送一生唯有酒破除萬事無過酒才去一字遂爲切對而語益峻又云杯行到手更留殘不道月明人散謂思相離之憂則不得不盡而俗士改爲留連遂

使兩句相失。正如論詩云。一方明月可中庭。可不如滿也。

子瞻謂孟浩然之詩。韻高而才短。如造內法酒手。而無材料爾。

魯直乞猫詩云。秋來鼠輩欺猫死。窺瓮翻盤攪夜眠。聞道狸奴將數子。買魚穿柳聘銜蟬。雖滑而可喜。千載而下。讀者如新。

龍圖孫學士覺喜論文。謂退之淮西碑。敍如書。銘如詩。

子瞻謂杜詩韓文。顏書左史。皆集大成者也。

少游謂元和聖德詩。於韓文爲下。與淮西碑。如出兩手。蓋其少作也。

王夫人。晁載之之母也。謂庶子功名貴富。有如韓魏公。而未有文士也。

退之作記。記其事爾。今之記。乃論也。少游謂醉翁亭記。亦用賦體。

莊荀皆文士。而有學者。其說劍。成相賦篇。與屈騷何異。揚子雲之文好奇。而卒不能奇也。故思苦而詞艱。善爲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觸山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唯好奇。故不能奇也。

歐陽公謂退之爲樊宗師志。便似樊文。其始出於司馬子長爲長卿傳。如其文。惟其過之。故兼之也。

退之以文爲詩。子瞻以詩爲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詞手。唯秦七黃九爾。唐諸人不追也。

韓退之上尊號表曰。析木天街。星宿清潤。北嶽醫閭。神鬼受職。曾子賀赦表曰。鈞陳太微。星緯咸若。崑崙激澗。濤波不驚。世莫能輕重之也。後當有知之者。

國初士大夫例能四六。然用散語與故事爾。楊文公刀筆豪贍。體亦多變。而不脫唐末與五代之氣。文喜用古語。以切對爲工。乃進士賦體爾。歐陽少師始以文體爲對屬。又善敘事。不用故事陳言。而文益高。次退之云。王特進莫年表奏亦工。但傷巧爾。

元祐初。起范蜀公於家。固辭。其表云。六十三而致仕。因不待年。七十九而造朝。豈云知禮。是時文潞公年八十餘。一召而來。人各有所志也。

昔之黠者。滑稽以玩世。曰。彭祖八百歲而死。其婦哭之慟。其鄰里共解之曰。人生八十不可得。而翁八百矣。尙何尤。婦謝曰。汝輩自不諳爾。八百死矣。九百猶在也。世以癡爲九百。謂其精神不足也。又曰。令新視事。而不習吏道。召胥魁具道笞十至五十。及折杖數。令遽止之曰。我解矣。笞六十。爲杖十四耶。魁笑曰。五十尙可。六十猶癡邪。長公取爲偶對曰。九百不死。六十猶癡。

唐語曰。二十四考中書令。謂汾陽王也。而無其對。或以問平甫。平甫應聲曰。萬八千戶冠軍侯。不唯對偶精切。其貴亦相當也。

范文正公爲岳陽樓記。用對語說時景。世以爲奇。尹師魯讀之曰。傳奇體爾。傳奇。唐裴鏘所著小說也。柳三變游東都南北二巷。作新樂府。軌轍從俗。天下詠之。遂傳禁中。仁宗頗好其詞。每對必使侍從歌之。

再三變聞之。作宮詞。號醉蓬萊。因內官達後宮。且求其助。仁宗聞而覺之。自是不復歌其詞矣。會改京官。乃以無行黜之。後改名永。仕至屯田員外郎。

寧拙毋巧。寧朴毋華。寧粗毋弱。寧僻毋俗。詩文皆然。魏文帝曰。文以意爲主。以氣爲輔。以詞爲衛。子桓不足以及此。其能有所傳乎。

魯直與方蒙書。頃洪甥送令嗣二詩。風致灑落。材思高秀。展讀賞愛。恨未識而也。然近世少年。多不肯治經術及精讀史。乃縱以助詩。故致遠則泥。想達源自能追琢之。必皆離此諸病。漫及之爾。與洪朋書云。龜父所寄詩。語益老健。甚慰相期之意。方君詩如鳳雛出殼。雖未能翔于千仞。竟是真鳳爾。

老杜云。長鑱長鑱。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爲命。黃獨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揜脛。往時儒者不解黃獨義。改爲黃精。學者承之。以予攷之。蓋黃獨是也。本草赭魁注。黃獨肉白皮黃。巴漢人蒸食之。江東謂之士芋。余求之江西。謂之士卵。煮食之。類芋魁云。

余讀周書月令云。反舌有聲。佞人在側。酒解老杜百舌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之句。

韋蘇州詩云。憐君臥病思新橋。試摘才酸亦未黃。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余往以爲蓋用右軍帖中贈子黃甘三百者。比見右軍一帖云。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蘇州蓋取諸此。

余評李白詩。如張樂於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槩人所可擬議。吾友黃介。讀李杜優劣論。曰。論文正不當如此。余以爲知言。

與潘邠老書曰。大受今安在。其詩甚有理致。語又工也。

又曰。但詠五言。覺翰墨之氣如虹。猶足貫日爾。

禮部員外郎裴說寄邊衣詩曰。深閨乍冷開香篋。玉筯微微濕紅頰。一陣霜風殺柳條。濃煙半夜成黃葉。重重白練明如雪。獨下閑階轉淒切。祗知抱杵搗秋砧。不覺高樓已無月。時聞塞鴈聲相喚。紗窗只有燈相伴。幾展齊紈又懶裁。離腸恐逐金刀斷。細想儀形執牙尺。回刀剪破澄江色。愁稔金針信手縫。惆悵無人試寬窄。時時舉手句殘淚。紅牋漫有千行字。書中不盡心中事。一半殷勤託邊使。裴說詩句甚麗。零陵摠記載說詩一篇。尤詼詭也。

世語云。蘇明允不能詩。歐陽永叔不能賦。曾子開。秦少游詩如詞。韓詩如秋懷。別元協律。南溪始泛。皆佳作也。

鮑照之詩。華而不弱。陶淵明之詩。切於事情。但不文耳。

子厚謂屈氏楚詞如離騷。乃效頌。其次效雅。最後效石。承蘇州皆學于陶王。得其自在。

眉山長公守徐嘗與客登項氏戲馬臺。賦詩云。路失玉鈞芳草合。林亡白鶴野泉清。廣陵亦有戲馬臺。其下有路。號玉鈞斜。唐高宗東封。有鶴一焉。乃詔諸州。爲老氏築宮。名以白鶴。公蓋誤用。而後所取信。故不得不辯也。

裕陵常謂杜子美詩云。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謂甫之詩。皆不迫此。

呂某公歸老于洛。常游龍門。還關者執筆。曆請官稱。公題以詩云。思山乘輿看山回。烏帽綸巾入帝臺。門吏不須詢姓字。也曾三到鳳池來。

曹南院爲秦帥。曠氏方興。舉國入寇。公自出禦之。戰于三都谷。大敗之。曠氏遂衰。其幕府獻詩云。賢守新成蓋代功。臨危方始見英雄。三都谷路全師入。十萬胡塵一戰空。殺氣尙疑橫塞外。捷音相繼徧寰中。君王看降如綸命。旌節前驅馬首紅。

太祖夜幸後池。對新月置酒。問當直學士爲誰。曰。盧多遜。召使賦詩。請韻曰。些子兒。其詩云。太液池邊看月時。好風吹動萬年枝。誰家玉匣開新鏡。露出清光些子兒。太祖大喜。盡以坐間飲食器賜之。

韓魏公爲陝西安撫。開府長安。李待制中師過之。李有詩名。席間使爲官妓賈愛卿賦詩云。願得魏貅十萬兵。犬戎巢穴一時平。歸來不用封侯印。只問君王乞愛卿。

某守與客行林下。曰。栢花十字裂。麝客對。其倅晚食菱。方得對云。菱角兩頭尖。皆俗謔全語也。

杭妓胡楚龍。靚皆有詩名。胡云。不見常時丁令威。年來處處是相思。若將此恨同芳草。却恐青青有盡時。張子野老于杭。多爲官妓作詞。而不及靚。靚獻詩云。天與羣芳十樣葩。獨分顏色不堪誇。牡丹芍藥人題徧。自身身如鼓子花。子野於是爲作詞也。

王岐公詩。喜用金玉珠璧。以爲富貴。而其兄謂之至寶丹。

閩士有好詩者。不用陳語常談。寫投梅聖俞。答書曰。子詩誠工。但未能以故爲新。以俗爲雅爾。

蘇公居穎。春夜對月。王夫人曰。春月可喜。秋月使人愁耳。公謂前未及也。遂作詞曰。不似秋光。只與離人照斷腸。老杜云。秋月解傷神。語簡而益工也。

余登多景樓。南望片徒。有大白鳥飛近青林。而得句云。白鳥過林分外明。謝朓亦云。黃鳥度青枝。語巧而弱。老杜云。白鳥去邊明。語少而意廣。余每還里。而每覺老。復得句云。坐下漸人多。而杜云。坐深鄉里敬。而語益工。乃知杜詩無不有也。

周盤龍以武功爲散騎常侍。齊武帝戲之曰。貂蟬何如兜鍪。對曰。貂蟬生於兜鍪。外大父穎公罷相。建節出師太原。其詩曰。兜鍪却自貂蟬出。敢用前言戲武夫。李侍制師中以相業自任。嘗帥秦。以事去。其詩曰。兜鍪不勝任。猶可冠貂蟬。

東坡居惠廣。守月餽酒六壺。吏嘗跌而亡之。坡以詩謝曰。不謂青州六從事。翻成烏有一先生。

王旂。平甫之子。嘗云。今語例襲陳言。但能轉移爾。世稱秦詞愁如海爲新奇。不如李國主已云。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但以江爲海爾。